

本丛书入选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红色安徽



品读·文化安徽丛书

夏冰◎编著

红色安徽

HONGSE AnHui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丛书入选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红色 安徽

品读·文化安徽

夏冰 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安徽/夏冰编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12

(品读·文化安徽丛书)

ISBN 978-7-5650-2602-7

I. ①红… II. ①夏… III. ①革命史—安徽省 IV. ①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273号

红色安徽

夏冰 编著

责任编辑	章建
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30009)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开 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合肥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650-2602-7
定 价	36.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品读·文化安徽”系列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刘飞跃 洪永平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 利 叶润平 许 辉

池子华 刘飞跃 朱移山

李克明 张和平 陈 瑞

周翔飞 洪永平 赵 焰

莫幼群 黄志斌 章 建

执行主编 莫幼群

前言

品读文化安徽，第一步就是“品”，从字形上看，品由三个口组成，但这个口不是指嘴巴，而是指器皿——三个器皿叠放在一起，用来形容事物或物品众多。

那么，关于安徽的众多器皿中，主要又盛放着什么呢？

一个盛着酒，一个盛着茶，一个盛着诗。

酒，是一种凛冽而火热的液体；茶，是一种清雅而悠长的液体。它们对于大自然的高度抽象，同时也融入了人工创造的高度智慧。安徽既出名酒，又出名茶，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大自然对这块土地的垂青和爱怜，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把对于大自然的汲取和感恩，化作了丰美的生活浆液和丰盈的文化积淀。

从酒上面，能看到安徽的北方，看到一望无垠的平原，看到沉甸甸的金色收获，看到农夫晶莹的汗珠；更远一点的，还能看到大禹治水遗迹、安丰塘、江淮漕运等等伟大的水利工程，还能感受到花鼓灯的热烈、拉魂腔的高亢和花戏楼上载歌载舞的酣畅……

从茶上面，能看到安徽的南方，看到草木葱茏的丘陵，看到朦朦胧胧的如梦春雾，看到农妇藕白的巧手；更远一点的，还能看到粉墙黛瓦，看到那些像诗一样优美的民居建筑，感受到贵池傩舞的神秘、徽剧声腔的精致和黄梅戏的婉转……

这些土地、这些物产，又怎能不吸引诗人呢？

于是曹操、曹植来了，嵇康、谢朓来了，李白、杜牧、刘禹锡来了，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来了，梅尧臣、姜夔、徐霞客来了……如果有心，可以绘制一幅安徽诗歌地图，定格一座座在中国诗歌史上意义显赫的风景重镇：

教弩台、敬亭山、浮山、齐云山、褒禅山、秋浦河、采石矶、杏花村、陋室、颍州西湖、醉翁亭、赤阑桥……那些被歌咏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闪烁着别样的光芒。

诗是灵魂的高蹈和想象力的释放，张扬的是一种逍遥洒脱的个性。诗人是近于道家的，嵇康和李白，干脆自认为老庄的传人。而老庄及其道家哲学，正是安徽这块土地上结出的思想文化硕果。

道家太出世，则需要入世的儒家来中和。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说，儒家思想，往往是一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正能量。

管仲和孙叔敖，出自安徽的春秋两大名相，他们的政治实践，给了同时代的孔子极大的影响；战国时的甘罗和秦末汉初的范增、张良，以其超凡的智慧与谋略，成为后世文臣的标杆；三国时的周瑜、鲁肃和南宋时的虞允文，分别因为赤壁大战和采石矶大捷而一战成名，他们是敢于赴汤蹈火的书生，也是运筹帷幄的儒将；两宋时期，程朱理学从徽州的青山绿水间兴起，最后成为几个朝代的官方思想和意识形态；明清之际，儒医和儒商，几乎同时在徽州蔚为大观，从“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新安医学代表人物和诚信勤勉的徽商典范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一股清朗上进的儒雅之风；到了风起云涌的近代，李鸿章及其淮军将领，走的仍然是“儒生带兵”的路子，至少在其初期，洋溢着奋发有为的气概。李鸿章对于近代化孜孜不倦的追求，刘铭传对于祖国宝岛的守护和经营，段祺瑞对于共和政体的倾力捍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酒、茶、诗、儒，是关于安徽的四大意象，也是安徽人精神的四个侧面，除此之外，安徽人的精神还包括什么呢？

显然，还包括勤劳、善良、淳朴、坚忍、进取等中华民族的诸项精神特质，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创新。

创新，从远古人类那时就开始了。最早的器物文明——和县猿人的骨制工具，最早的城市雏形——凌家滩，最早的村落——尉迟寺，等等，无不显示了先民的伟大创造。

创新，从司法鼻祖皋陶那里就开始了。他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体系，最先开始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而两千年后的北宋包拯，则承袭了这种朴素的法治精神。

创新，从大禹、管仲、孙叔敖、曹操、朱熹、朱元璋等政治家那里就开始了。大禹“堵不如疏”的崭新思路，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重要因子；管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的先进思想，显示了他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重视；孙叔敖关注民生的呕心沥血，曹操“唯才是举”的不拘一格，朱熹对于古代赈济体系的精心构筑，朱元璋对于封建制度的精心设计，也都开创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新局面。

创新，也是文化巨擘的应有之义。从道家宗师老庄、理学宗师程朱，到近代现代哲学大师胡适、朱光潜；从率先融合儒释道三家的“睡仙”陈抟，到打通文理、博览百科的“狂生”方以智；从开创中国第一所“官办学校”的汉代教育家文翁，到现代平民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从“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桐城派”这三大文学家群体，到吴敬梓、张恨水这两位小说家典范；从探索中国画白描技法的“宋画第一人”李公麟，到与齐白石齐名的新安画派代表人物黄宾虹；从开创近代书法和篆刻新风的邓石如，到现代雕塑大家刘开渠；从力促徽剧上升为国剧的程长庚，到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从巾帼不让须眉的近代女才子吕碧城，到洋溢着中西合璧气派的女画家潘玉良……没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也就没有他们那震古烁今的文化创造。

创新，同样是科技巨匠的立身之本。淮南王刘安对于豆腐的“点石成金”，神医华佗对于外科手术和麻醉术的开创，兽医鼻祖元亨兄弟对于兽医这门全新学科的开拓，还有程大位、方以智的数理演算，梅文鼎、戴震仰望星空的眼睛，包世臣、方观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农学著作，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非凡壮举……正是沿着前所未有的轨迹，这一颗颗闪耀的“科星”才飞升在天宇。

创新，还是物质文明的重要助推器。从朴拙无华的凌家滩玉器，到堂皇无比的楚大鼎；从恢宏厚重的汉画像石，到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从文人推重的笔墨纸砚，到民间珍爱的竹器铁艺；从唇齿留芳的皖北面食，到咀嚼英华的徽式大菜；从花戏楼、振风塔、百岁宫等不朽建筑，到西递、宏村、查济的诗意栖居；从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的“天下第一塘”安丰塘，到永载新中国水利史册的佛子岭水库；从铜陵的青铜冶炼，到繁昌窑的炉火；从熙来攘往的芜湖米市，到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的安

庆内军械所……正是因为集合了无数人的灵感和汗水，才孕育了这一件件小而美好的小设计、小发明、小物件，才诞生了这一项项大而堂皇的大工程、大构造和大器具。

创新，更是红色文化的闪亮旗帜。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激情燃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皖南新四军，被称为“世界战争史奇迹”的千里跃进大别山，“靠人民小车推出胜利”的淮海战役……这些都展示了革命者的勇敢无畏和锐意进取，凝结了革命者的高度智慧，也奏出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创新，也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火热时代的主旋律。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人造太阳”托卡马克的建造，现代化大湖名城的横空出世，白色家电业和民族汽车工业的崛起，中国科技大学同步辐射、火灾科学、微尺度物质科学这三大国家级实验室中所孵化出的最新成果，都成为安徽通往经济大省、科技大省和文化大省的一步步坚实的台阶……

正是因为有了创新精神，安徽这块土地才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恩宠，才开出了艳丽无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花，堪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媲美。

“品读·文化安徽”系列丛书，共20册。每册从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入手，共同描绘出安徽从古到今不断演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巨幅长卷。这20册书摆在眼前，仿佛排开了一个个精美的器皿，里面闪烁的是睿智与深情，是天地的精华与文明的荣光。

请细心地品，静心地读，然后用心地思索：我们今天该有什么样的创造，才能够匹配这天地的精华，才能延续这文明的荣光？

本丛书在策划、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省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丛书的部分著作中的若干图片和资料来源于网络，未及向创作者申请授权，祈盼宽谅；恳请有关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及样书。

编委会

2015年10月

目 录

一 倡导者与领导人——陈独秀

1

二 从奴隶到将军——罗炳辉

13

三 用鲜血浇灌自由之花——王步文

23

四 一门两英烈——陈延年、陈乔年

33

五 大别山飞起的雄鹰——舒传贤

50

六

隐蔽战线上的『情报王』——李克农

61

七

革命文学『拓荒者』——蒋光慈

73

八

天才军事家——许继慎

80

九

关键的一票——王稼祥

93

十

永不飘落的红叶——彭雪枫

105

十一

英雄的传奇——周维炯

119

十二

游击专家——林维先

128

十三

大智大勇的『拼命三郎』——陶勇

138

十四

『六星』上将——洪学智

153

十五

一生戎马行——皮定均

166

一、倡导者与领导人——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思想家、政治家、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因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组织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享年63岁。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一）德先生与赛先生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涿水乡广圩陈家剖屋，不久则迁居到安庆城北门后营地方，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陈家祖辈皆是书香门第，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陈独秀从小即被安排接受封建主义的旧式教育。

由于陈独秀父亲早逝，约从6岁开始，他就跟着祖父读书。陈独秀天资聪颖，祖父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期望也特别高，偶尔陈独秀未能把书背出，祖父便会生气，用板子打他。陈独秀对此本能地表示反感和不满，面对惩罚，总是倔得一声不哭，叛逆的种子在他的心中萌芽。可能祖父后来也意识到陈独秀的倔强个性难以改变，所以就常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在母亲和长兄的期盼下参加院试，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对八股制艺有了反感的情绪。面对“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样不通的题目，陈独秀“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然而谁知这样一篇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陈独秀取为第一名。捷报传来，虽然“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但陈独秀却据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因此常以消极对抗的态度来对待求学。

次年，陈独秀随大哥赴江宁（今南京）参加江南乡试。那时，他虽然对举子业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又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用功一番考个举人以了却母亲的心愿，以后再去专心做点正经学问。不料，考试时发生的一件事，恰恰使他有了“觉昨非而今是”的觉悟，从而开始切实地接受维新思想，彻底地与科举制度决裂了。那是在考棚之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炎热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形象给了陈独秀以深刻的刺激，据他回忆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乡试），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江南乡试之后，陈独秀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并写成了《扬子江形势论略》。这篇近万字的政论性文章，不仅吸收、融化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所鼓吹的几个基本观点，而且体现了陈独秀维新思想的个体特点，如忧患意识、爱国主义、启蒙主义的自觉性等，标志着陈独秀对维新思想的接纳和认同。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陈独秀虽在东北，但受到的思想刺激却极为深刻，并且由此决定赴日留学。第二年10月，即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个月，他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东京，通过广泛而直接地接触和结识各类政治人物，也通过进一步接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学说，陈独秀的维新思想在得以巩固和强化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康党”分子而趋向“反清排满”的革命者。1902年，陈独秀返回安庆，与安徽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葛温仲和何春台等人组成“青年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由



青年陈独秀

于陈独秀与葛温仲发表爱国演说，抨击传闻中的清政府与帝俄签订丧权辱国密约事，触犯了当局，被清政府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于是，在同年秋天他被迫再次东渡日本，改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通过加入进步团体“青年会”，陈独秀又结识了邹容、章太炎、刘季平（刘三）、汤尔和、苏曼殊和蒋百里等人。此外，他与由蔡元培、吴稚晖等人领导的进步团体——上海“爱国学社”成员也有了联系。

二次赴日后不久，因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总是与进步留日学生作对，陈独秀等强行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本警察搜捕参与者，陈独秀等人便被迫躲避回国。1903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皖省首次拒俄大会，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抨击时政。这样的行动当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陈独秀不得不潜往上海。他先是在章士钊和张继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担任编辑，宣传革命，随后又返回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一份白话文报纸，内容既作一般的启蒙主义宣传，也有鼓吹革命的倾向，尤其是陈独秀以“三爱”笔名所撰写发表的大量政论文，革命倾向更为浓烈，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影响被及海外。可惜的是，出刊到23期的时候，清政府就勒令停刊了。

1905年秋，陈独秀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该会后来与先期成立的同盟会“江淮别部”合并。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次年因长兄病故回国，后任教于浙江陆军小学。

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当时，陆军小学成了革命党人相谋浙江光复以作响应的通讯联络机关，陈独秀也投入革命宣传活动之中。他曾起草了“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省垣官吏闻之悚然”。紧接着杭州光复，安徽也宣布独立。陈独秀随即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然而这次满怀希望的回乡，却是失望的开始。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更深切地领受了政治活动严重挫折的刺激。获释后，陈独秀又一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并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他

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陈独秀虽身在日本，但国内的坏消息却一个一个传来，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俄蒙协议……所有的一切催促着他匆匆回国。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首先想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如章士钊所评，“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陈独秀既已确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便立即坚定地付诸实际行动。1915年夏，陈独秀刚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落脚，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的灰尘，就奔向了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住处。在后者的资助下，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第1卷第1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

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新青年》杂志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由此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将开始，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独秀本人也因倡导并组织领导这一新文化运动，毫无愧色地成为当时中国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二）创建中国共产党

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同仁们

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以及外语类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他还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1917年初，陈独秀写作《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这篇文章引发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相关讨论。

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5卷5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的副刊《每周评